

# 隔靴搔癢話黔軍（二續）

劉健羣

人死了終歸是好的，這是中國人一般的習慣。一個有才氣的人死得太年輕，更容易博得人們的好感和惋惜。南方的蔡松波，北方的徐樹錚，都是這同一類型的人物。當然王文華也不是例外。但有三點是特別值得一提的：

## 特別值得提的三點

1. 朱紹良（一民）、谷正倫（紀常）都是自視甚高平素絕不輕許於人的人。而且他們都曾經參加全國性的軍事政治活動，接觸的方面非常廣闊。若非王文華確有過人之處，絕不可能得到他們由衷的贊佩。

2. 當年的 國父，奔走流離，毫無憑藉。一般庸庸碌碌趨向現實利害之輩，向北方軍閥納忠效信，趨承交接之不暇，對於國父能稍加敷衍的，已屬難得上乘之選；尤其是在地方上擁有一省軍權實力的人，爲了名位，爲了械彈，多半是唯北洋政府的馬首是瞻。王文華能够破除困難，趨謁 國父，願以所有實力聽候驅策，在民國十年以前，的確是異數。若非他在思想上有超俗的見解，絕不可能如此。僅此一端，已經足以證明王文華的令人可愛和可佩。

3. 在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時代，有槍的就是大老爺。中國人有一句老話：「打虎需要親兄弟，上陣離不得父子兵。」所以帶兵玩槍桿子的朋友，在軍隊內部絕對不許外人的介入。不是沾親帶故便是至近相鄰的小同鄉。但在王文華的部下，除了何應欽算是小同鄉，而且以後還結成了郎舅之親而外，朱紹良是福建人，做了他的參謀長。言聽計從在其次，當他離開部隊的時候，朱紹良可以替他當了八成家。谷正倫雖是貴州人，但家住安順，和興義黃草垠隔得太遠。張春浦是北方人。他們都在他的軍隊內帶兵，而且充任到舉足輕重的旅長。單是這一份用人唯才，不分畛域的襟懷，真算得是千百中難得的人選。在山國出生長成的人物，能心胸開闊，便不容易。在自己軍隊內，盡量容納人才，說起容易做起難。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平心而思，更覺王文華確有可以值得令人贊佩的地方。

總而言之，王文華天份高，可能在優級師範書也讀得不錯。不學有術的人，到底是少數。隔靴搔癢話黔軍，話王文華也離不了這一句話。搔不搔得着癢處，不用去管他，總算隔靴只隔一層皮，還不致於相去十萬八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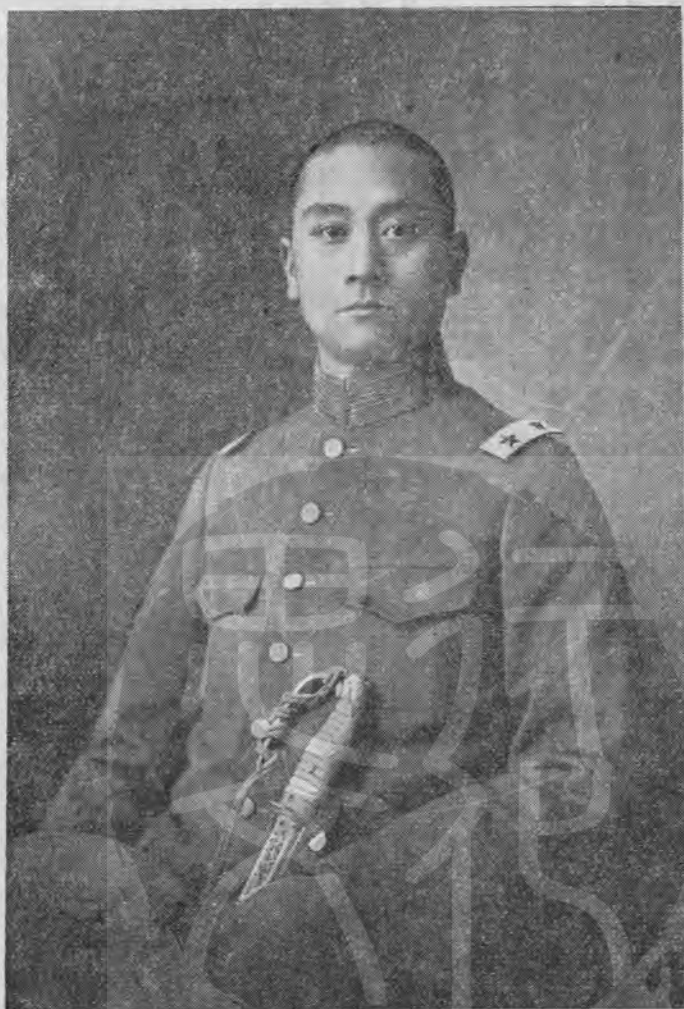
談到黔軍使我聯想遼義的兩位軍人：

一位是周子光。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正規畢業生。比何應欽、谷正倫聽說還要早幾期。在學校的成績，聽說也還不錯。學成回國之後，好像先在北京政府軍務部門內當了一點小差事。袁世凱要做皇帝了，把各省督軍加封晉爵。貴州督軍劉顯世，好像是被封爲子爵。部派周子光回貴州來，送劉顯世一把指揮刀。也許周子光願意免費回籍省親。也許根本是上命所差，概不由己。周子光回到遼義，滇黔已經討袁起義，周進退維谷。接着不久袁世凱便一命嗚呼。周子光既與討袁軍毫無淵源，又無法回北京交旨。好像從此便隱居鄉里，坎壈終身。我們當時不過是十歲左右的小孩，一切只是聽見師長老輩的傳說，事不關己，以後也就不再聞問了。論當時的日本士官學生，無論在那一省，回國之後，都大半能飛黃騰達，有所成就。像我們遼義的周子光先生的默默無聞，倒是極稀少的例外了。

一位是遼義的胡獻之先生。他個子很高大而壯。聲如宏鐘，好飲幾杯酒。酒酣耳熱之後，放

言高論，口直心快。據說他曾經任過黔軍的第一團的團長。上面曾經說過：第一團是貴州正規陸軍的核心部隊。任過該團團長的，只王文華、袁祖銘、盧燾少數的幾個人。以後都在貴州軍事力量的範圍內，赫赫有名。惟有我們的胡獻之老伯，很早就脫離軍隊，回家納福。也許民國初年，是貴州西路人物當權的時候，他家居北路，被人排擠。也許是因為他家中豪富，不樂意出生入死，過受人指揮命令的軍事生活，乾脆提早回家，關起門來做老太爺。都說不一定。他幼小的孩子

胡泉生，是我高等小學的班同學，所以認識他。我們都喊他胡老伯。當時在貴州吃鴉片煙的人很多，不到四十、五十便大部灣腰駝背，老態龍鍾。早衰的現象，是很普遍的。但我們的胡老伯，雖然已屆花甲之齡，却是日行百里不疲，健步如飛。立飲兩斤茅臺不醉，居然海量。我們很少聽見他發牢騷，也許他在我們這些孩子面前，隱而不露。但胡老伯似乎又是一個心無宿物一切話都衝口而出的人物呀！一直是後來周西成在貴州當了權，好像周西成當年在部下當過排、連長



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照片（谷正倫夫人陳瑾女士攝）

一類的職務，對胡老伯頗為恭敬，把他的大兒子胡泉生要去當軍需處長。那時候軍需處長，便是當家的體己親信。胡老伯往來城鄉，照常吃酒吃肉斷公道，從不會有再利用機會去做官的思想。大約他知識有限，心直口快，樂天安命，活該一生之中在家享福高齡壽終。到共匪造亂，他早已過世。否則惡霸無名，善霸有份。清算國爭，少不了有他受罪遭難的日子。因為他是東鄉的大地主，其能免乎？！

### 「草鞋省長」盧壽慈

貴州經過一度軍事政變之後，何應欽將軍走了。劉督軍顯世也好像回鄉去了。貴州省長，經各方同意推一位外省籍的軍人盧壽擔任。當時貴州軍隊，有第一旅、第二旅、第五旅，三四兩旅番號虛懸，並無部隊。大約因為一二五三個旅，都經過北方政府核定存立。三四兩旅無案可稽，不能成立。是否如此，我選是不敢確定。第一旅長是盧燾。第二旅長係谷正倫。第五旅長係何應欽。盧燾字壽慈，本係廣西人，寄籍在貴州。為人忠厚老實，係一純粹的軍人。一般人都把他當自己人看待，都很相信他。貴州人很奇怪，不十分排外。有時對外省人反而存有略帶偏於歡迎的好感。山谷之民，對於地方封建觀念，為甚麼反而並不十分濃厚呢？我仔細思考：大約只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所謂真正的貴州人應該只是山地的苗胞。此外的貴州漢人，都是些外省人。多半是祖籍江西，經湖南或四川而入黔。或經商，或遊宦而來，自身根本就是外省人。當然不會有排除外省人的習慣和潛在意識。這一個理由，能

不能成立，我不敢百分之百的確定。但貴州人的排外觀念，和其他各省乃至江浙聲明文物之邦相比，也只有較為些薄而無更濃的情愫。凡是外省人在貴州地方居住一個時期的，必然體會得到。這是確切不移的事實。

盧澹是廣西人，但在貴州軍隊有深長的歷史。而且為人老實，無野心，因此在動亂之際，大家推這一位老實到近乎無用的人來擔任省長。任省長的照例要到貴州的最高學府——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去發表高論。盧省長的智識！實在太有限了！三句不離本行，開口閉口一再陳述他當年穿破草鞋如何如何。在一般法政同學聽來，只覺可憐可笑。於是乎大家替他上了一個尊號：「草鞋省長」。不久我在法政畢業，就離開了貴州，草鞋省長是如何下來的，我也弄不清楚了。民國三十五年勝利還都，三十六年行憲開始。我回邊義去競選立法委員，路過重慶，我去拜會行營主任朱一民先生。他約我去吃晚飯，恰好有草鞋省長在座。省長心裏一高興，吃了半瓶白蘭地。飯後在朱主任大會客廳之內，仰觀西畫，突然兵懂一聲，向後昏倒。口吐白痰，人事不知。朱一民先生大為着急。立刻送進醫院。到晚上九點鐘，聽說草鞋省長，又可以到戲院去看川戲了，才算是放了一片心。草鞋省長自己亦以為他是貴州人，和廣西絲毫沒有關係。他本份得可愛，身體也結實，穿草鞋吃大苦，是事業成功的一項條件，說起來也未可厚非。比其他貪荒荒唐橫蠻的軍人，實在可愛得多。大陸淪陷前，他肯離開貴陽，軍長劉伯龍恐其受人利用，聽說竟將他槍斃。似乎太過份了！所以以後劉伯龍也沒有較好的結果。

。詳細情形，只粗淺地得之於道聽塗說，不能算是真明白。

## 幾位少年英俊軍人

民國八年以前，來貴州工作的幾位少年英俊

的將軍，都在貴州成了家。他們是朱紹良、何應欽、谷正倫三位。張春浦好像是早有妻室，我們沒有聽見他和貴州小姐有任何的牽連。民國初年的貴州軍官，是很吃香的。大約待遇並不算壞。而且黃軍服，金線條，腳穿馬靴，腰掛指揮刀，（普通人稱之為掛皂角片片）既美觀，又威風。投考講武學校去當學生的，都是各鄉最優秀的中學青年，已經是一般女孩子們欣羨的對象。何況朱何谷諸位，從洋那邊回來，（一般人稱留學生為洋學生。）而且又是高級將領，前程遠大，不可限量。當然更是了不起。他們的對象，都是當時貴陽最高女子學府——貴陽達德女子師範學校出名美麗而且品學兼優的女生。何應欽的夫人，係王文湘女士。她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胞妹。何將軍係興義縣人，和王家本來就有一點親誼。最低限度，小同鄉一切了解。因此進水樓臺，何將軍先獲王老太太的滿意，坦腹東床。朱紹良的夫人，係花家小姐。谷正倫夫人，係陳瑾小姐。我到貴陽初入法政學校，不過十六七歲，這時他們三位將軍，都已經成婚了。但在我們先期同學中，還有人隨時口沫橫飛暢談五六年前追逐女師出名美麗學生的經過。說起來真可笑！貴州風氣閉塞，男女分校。在我們邊義，我們女子師範的朱大校長有一位千金名朱嘉吉在女師考第一，乾脆每天坐轎子去上學。我和他的小弟朱謙吉是高

小同班同學，而且不過是十歲左右的小孩，所以我們到他家，可以回避。否則除一般女同學外，其餘的男學生，對於這位名列第一品學兼優的朱小姐，只能在想像中得之，從不會有人見過她的面。

## 女學生上學帶用人

此外一般女學生上學多半是後面緊跟一個用人，不是女工，便是男僕。男學生們，若有興趣，只能在兩三丈外，肅立遠觀，聊申敬意。太近了，便有被僕人申斥，甚而還有再進一步不良的表示。在貴陽總算開通得多了。女生上學不坐轎，不輕用跟班。但男士對於女士，也只能限於遠觀，親近交談，根本無此可能。他們唯一可能採取的途徑；一是對於幾位出名美麗的女生，遠遠的跟着欣賞，自以為得意。回校之後，評頭論腳，暢談高論，自我陶醉一番。（不可能追隨前後，評頭論腳，否則即有挨揍的可能。）

其次有些膽子大的青年，往往趁女學生走到小巷路狹轉彎的地方，鼓勇而前乘人不備，順手取去女生扣在衣襟下的手帕，好像勇士得勝而歸的滿意。或眩耀同學，表示他的了不起。或藏諸枕下，留嗅美人之餘香。可厭亦復可憐。他們對陳小姐花小姐追隨的膽子較大，勇氣較高。對王文湘女士，特別慎重，最怕被王總司令捉去殺頭。所以遠遠追隨的成份居多，搶手巾的勇氣較少。他們說：法政學生多半老了，師範學生被尹校長篤生管得最嚴，而且隨時有被剝奪官費的危險，因此追隨女生的活動，以南明模範兩中學的學生為較多。這算風氣不十分開通地方男女青年沒



有正常實際的畸形現象。現在回想起來只是笑話。四十多年了，當年我不過十六歲左右，如今是六十五六可以稱翁了。朱一民夫婦均已作古。谷紀常亦仙逝。只谷夫人還健在。何敬公得天獨厚，算是夫婦齊眉，康健納福。想當年，似昨日，能無慨然！

## 谷正倫與法政學校

谷正倫（紀常）先生曾經到我們法政學校當過體操教員。法政學生的老大，超出尋常之外。學生們內穿棉長袍，外穿灰布短軍服。上操時將長袍翻上，壓在軍服之內。上課時，將長袍放下，以免冷風寒腳，你能說這不是怪現象嗎？正在上操時，長袍吊下，老師也不便深責。因為來法政教體操，本來就是爲了接近青年。若果因此鬧得不愉快，那又何必呢？紀常先生很嚴肅，他對這些學生有點看不慣，所以不久就放棄了。何應欽將軍來接任，他叫學生多演習偵察作戰，等於半作遊戲半軍事，大家總算是很相安。

紀常先生任黔軍第二旅長時，率軍隊駐紮在桂林。我有幾位遠義年輕時的同學，蔣德粹、呂平洋等，在貴州講武學校畢業後，都在第二旅當連長。據他們說：國父中山先生，當時係大元帥，親到桂林來對本旅官兵講過幾次話。而且對每個連排長，都一一握手，送毛巾用品，有的還摩摩頭，好像看相一般，表示異常的親切。這一千年輕軍官，對大元帥都非常崇拜。據說當時國父的意思，想以黔軍第二旅爲骨幹，希望他們能參加北伐。黔軍第二旅，當時係親一色的漢陽七九步槍，在當時係最好的裝備。如真能北伐，紀常先

生可能做一位副總司令，也說不一定。後來黔軍還是回黔了。大元帥落了一場空。紀常先生的實力在下面的兩個團。一團的團長王天培。另一團的團長係彭漢章。他們可能對袁祖銘早有接洽，紀常先生縱想追隨北伐，大約也勢所不能。回黔之後，王、彭對紀常先生可能採取敵對態度，以致紀常先生一無所成，悄然離黔，再到外省來工作。追隨國父，王文華率領黔軍是第一機會。紀常先生係第二機會。兩次不成黔軍之命運定矣。否則在革命歷史上，黔軍絕對不會沒有輝煌的成就。可惜之至！可嘆之至！

## 黔軍乘虛入川割據

此後黔軍的力量轉入袁祖銘的手。袁祖銘對外是與吳佩孚聯絡。一直在四川境內寄居發展。手下將領有何豐輝（字厚光）李榮（字曉炎）等。甚至馬日事變反共的湖南名將許克祥部，早年亦流離入川，偏在何厚光部爲一旅長。袁祖銘統率的黔軍，在四川境內滋長，極盛時號稱十萬之衆。而且是戰勝攻取，得心應手。經常駐紮在重慶江津涪州以及下川東一帶。有時還攻打到成都的大門。但這並非是黔軍可以佔據全川，而是川軍不和，黔軍參加其中的一面，以打手姿態，取得佔領割據的方便。真到川軍內部一致。袁部黔軍便不能在川立腳，回黔嗎？據說黔省田賦收入，還抵不上四川江津一區，如何可以生存呢？迫不得已，改而入湘。這正是黃埔建軍開始北伐的時候。袁祖銘已奉國民政府之命，就任右翼軍總指揮之職。他若是對革命有了了解，有信心，一出鄂西，北方的軍隊廬金山，素畏黔軍，立即投降。

可以配合革命軍，直搗武漢，黔軍的成就，當不可限量。但袁祖銘雖奉國府的任命，心中還是相信吳佩孚不會輕於失敗。因此停留湘西，徘徊觀望。湘軍將領周燾，奉唐生智命，請袁祖銘何厚光去常德赴宴。袁何在四川日久不了解湖南人的個性，並相信自己的實力，以爲湘軍將領不敢輕於下手。殊不知周燾即在酒宴之際，將袁祖銘何厚光一同槍殺。黔軍無人統率，狼狽潰竄回黔。除李曉炎部，在鄂西未受損害外，其餘入湘之部，因周西成平素對所有團營長均在貴州家鄉送款安家，示恩惠，早有聯絡，此時袁、何所部，其旅長如陳亮清、劉仁權、雷鳴九等，雖係與義縣人，亦均願將部隊勉強拖回貴州，交與周西成改編，甘願還鄉爲神爲民。黔軍至此，由西路與義的重心，完全轉入周西成手中，成爲以北路桐梓爲重心的天下。此後的黔軍遂完全成爲地方性的軍隊，根本對於黨國，談不上有任何重貢獻的機會了。

## 周西成握貴州實權

周西成以一遊擊營的營長，兵不過一千，槍不滿三百，於兩年之間，發展到上萬的部隊，取得貴州政權。對剿匪安民，交通建設，頗多建樹，但思想只於割據，用人限於鄉親，身歿之後，繼起無人，毛光翔、王家烈之類，雖有若無，自生自滅。關於周西成，我已有多專文，故在此不多寫，李曉榮約結滇軍，也會欲與周西成一較短長，爭取貴州的領導。周西成在此役中，雖以大旗督戰，死於流彈之下。但滇軍撤退，李部仍未能得志於貴州。且不久即星散，無所成就了。

北伐徐州之戰，第十軍長王天培以失職而被明正典刑。此後如楊旺祥、何知重、柏輝章等，都只以軍或師為單位，不是被遣散，便是被改編。無可說。大陸沉淪，軍長程鵬率了一些部隊，隨劉安祺司令撤退來臺，算是忠貞的表現。部隊改編之後，他生活很不寬裕，心裏多煩憂，數月以前，以肝疾逝世。總算有子力學就業，

能勉維家計。蕭條而未致凍餒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### 個性剛介忠貞不二

平心而論，貴州人個性剛介，吹牛拍馬，圓滑小心，應付周到，以及經商營利，均非所長。

## 燈下漫筆

### 會國藩言朝政

曾國藩對清朝是極具好感的，無怪乎出了那樣大的氣力。他曾說過這樣的話：

「本朝君德甚厚，即此勤政一端，事無大小，當日必辦，即此可以跨越前古。又如大亂之後而議減政，餉竭之目而免報銷，數者皆非亡國舉動」。

這是對清朝歷代朝政籠統的觀感，此外，對慈禧個人也恭維得够瞧的：

「本朝乾綱獨攬，亦前世所無。凡奏摺，事無大小，徑達御前，毫無壅蔽。即如九舍弟參官相摺，進御後，皇太后傳胡家玉面問，僅指摺中一節與着，不令睹全文。比放譚綿二人查辦，而軍機恭邸以下尚不知始末。一女主臨御而裁斷如此，亦罕見矣。」

可惜他死得早了點，如果他見到後來那樣多的「亡國舉動」，他一定會把這些寫在白紙上的黑字丟入火焰裏去了。

### 分居兩室·共戴一天

清末，有左明德者，娶一妻一妾，妻生子而早亡，妾後來也失了寵。左旋與一婦媾姘識

## 凡夫

，儼如夫婦。嫡子成婚之日，左居然迎姘婦入宅同受參拜，妾不服，出與爭，竟被姘婦辱罵還遭了幾下耳光。憤怒之下，就告到縣大爺面前去了，結果是出不了這口氣，乃輾轉控至當時名望甚高的端午橋案下，審問一堂就斷決了，其判詞云：

「判得側室扶正，律有專條；寡婦再醮，例所不禁。各具充分理由，宜乎供詞各執。兩雌不並立，本屬恆情，後進而爭先，奚能忍受。戰雲激起，訟釁難平。妒津之惡浪翻騰，中藹之醜言悉露。增差鬧鬧，貽笑大方。本部堂用抱息事寧人之意，為籌排難解紛之謀：着即分居兩室，毋啓爭端；共戴一天，不分偏正。今夜文君當夕，好暢聆相如之琴；來宵朝雲侍中，莫譏笑東坡之腹。倘敢故違，定干重懲。是判。」

這樣的一篇判詞，今日看來，該是如何的可笑？嚴肅的訟事，可任意憑他一篇遊戲文章結束，真是滑稽到了家的事；而堂堂公庭的判文，竟可以第一人稱的「本部堂」三子插入，也多麼叫令人有「不順眼」之感。

但多年貧寒出身，吃苦耐勞，當兵打仗拼死拼活，忠貞不二，到是拿手。三四十年之中，黔軍非無力，非不能戰，而竟碌碌無成。非關天意，實人謀之不臧。得人者興，失人者敗，天下，一國，一省，一地方，莫不同此一理。人人知之，人人都未能行。不亦怪哉？！與念及此，為之廢筆三嘆!!! (完)

### 編後記

△多才多藝的旅美青年科學家劉智先生，四川遂寧人，他用輕鬆活潑的筆調，從中國館失火談美國保險的秘奧，不僅識見超卓，而且分析事理很是傳神，關心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火災的讀者不可不讀，臺灣的保險業者尤不可不讀劉先生「保險乎？保險！」的大文。

△易君左先生的作品，詞句優美，內容精彩，真是百讀不厭。易先生已自港返抵臺北，下期將為本刊讀者撰寫「丹青憶舊」一文，敬請注意。

△邢頌文先生僑居印尼多年，對印尼當今人物深有瞭解，值此中印接觸日漸頻繁之際，邢先生首以「阿丹·馬力其人其事」一文介紹印尼當今有力人物與讀者，有助於對印尼更深一層的瞭解甚大，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△老報人王康先生從事採訪工作多年，對近數十年來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社會各方面的變遷，知之甚詳，對臺灣省新聞界光復後的歷史，更瞭若指掌，讀「光復初期採訪話舊」，其中所談的許多人和事，或為您所知，或為您所不知，然及今讀來，却別有一番滋味，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。